

敢靠近。歐羅巴人會殺人搶貨物，也會將船隻打沉，船上的人只能葬身海底，永遠也回不去了。

## 大員

甲午年，年荷蘭人在大員台江外的一鯤鯓築奧倫治城，逐年擴大又築到陸地上，築起大員城，從巴達維亞也送來不少荷蘭神父，到大員原民政部落傳教，說是傳教，也是藉機調查原民部落。

又隔了兩年，丙寅年，西班牙人終於來了，上了他們口中的福爾摩沙——大員。

葡萄牙人對日本平戶的生絲貿易，受到幕府一紙「絲割符」給割壞了，馬尼拉航線又被荷蘭人封鎖，努力經營的馬告，也要受到明朝廣東總督的勒索，呂宋島的熱帶作物換不了中國的瓷器和茶葉，只能廉價銷售，又本國的王室胃口奇大，那些貴族們對於東方的絲綢和細緻的瓷器簡直需求無度，不斷的要求經營遠東的總督進口東方物資，葡萄牙人疲於奔命之際，卻讓西班牙趁機掘起。

西班牙人衝開了被英國、荷蘭和海上強人所攪亂的遠洋航線，很快的也來到大員的凱達格蘭建起了城堡。西班牙人在大員的滬尾地區，凱達格蘭建立的城堡為——安東尼堡，就是現在人們熟知的淡水紅毛城。

西班牙人築的安東尼堡和馬告葡萄牙人所建築的聖保祿教堂完全不同，聖保祿大教堂就是

現在人們稱的「大三巴」，那是一座標準的歐羅巴式天主教堂，安東尼堡可是軍事要塞，西班牙人也從大陸沿海誘捕漢人，送到這裡築城，都是些更無依無靠的中土農民、漁民，而他們只要招捕男人不要女人。

中土大地的大明王朝越來越不堪了，沿海破產農民紛紛投向大海，爭先賣身上船，不管是誰家的船，只要是不想餓死的人，都去了。

大明王朝的天啟皇帝很天真，他喜歡做木匠，手藝很好，還會用生漆做漆器或是調弄油漆塗布家具，他將桌椅家具做的細緻，也不時修整紫禁城皇宮內頹敗的木作地方，甚至在皇宮內苑仿大殿造了一座迷你屋，他很神祕，朝中大臣幾乎沒有人認識他。

可是朝中大臣卻是人人都認識天啟皇帝的內侍秉筆太監，人稱九千歲的魏忠賢。丙寅年，魏忠賢五十八歲，一直掌管東廠，天啟皇帝才二十一歲。

到處都有九千歲廟，是地方大官為了獻媚魏忠賢而建的生祠，祭祀多了當然香火鼎盛。

住在沿海的農民都不懂這一些京城的政事，海民更不想懂，可是大明王朝的大小官員們都要懂，地方官員成了刮地皮、斂財的高手，他們十年寒窗不容易，一朝金榜題名時，怎能不放手一搏呢？否則家人和自己的未來如何活命？他們除了會背書考試以外，並無一技之長，寫寫八股文當成榮華富貴的敲門磚，都敲向了人民了。

清代的說書人曾傳唱一首「道情」寫的真實貼切：

1 道情：類於竹板快書，用竹板打拍子唱的歌曲，民間歌曲。

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字，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頭高放講章，店頭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掌高低，口角唏噓，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孚迷一世，就叫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這就是中土漢人自古以來選官的對象，也是中國官僚系統之最大的病根，至今不改！

朝廷中的大臣以江南士大夫為主幹，組成了東林黨，與東廠的宦官相爭不已，丁卯年，年青的天啟皇帝居然就薨了！

天啟皇帝正當青春年少，才二十三歲就成了熹宗，接下來要找誰來當皇帝呢？

大明王朝的新任皇帝是崇禎皇帝，朱由檢。崇禎皇帝是熹宗的弟弟，是光宗皇帝，也就是才做了二十九天的皇帝，就吃紅藥丸子薨了的皇帝的第五個兒子，他上位時才十八歲，魏忠賢以為他和自己養大的熹宗皇帝一樣，都是少年心性，很好操弄吧？

崇禎皇帝雖然年輕，卻不是長在皇宮、養於宦官與婦人之手的人，他不是不知道紫禁城外頭的世界，他就住在紫禁城之外的王爺府，他急於要整頓大明江山，他要招安海賊，中土沿海不時有海警，每當海警傳到京城早就過時了，他心急如焚。

崇禎皇帝登基，一改過去溫和形象，他讀過書，知道「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道理，他先將熹宗的養母李氏遣出皇宮，敲山鎮虎之計引起秉筆太監魏忠賢的惶恐，魏忠賢自請廢生

祠，接下來的，就是漢人耳熟能詳的故事了。

五十九歲的魏忠賢自縊而死，東林黨大獲全勝，贏家都要來爭功諉過，於是人人向皇帝獻策，招安海賊之策最合聖心，一紙招安令向廣州沿海發出，海上強人鄭芝龍被招安了！

沒有人知道鄭芝龍在那裡，他的據點廣布，只有泉州老家的家人知道。

鄭芝龍當年逃學逃家，輾轉去到日本平戶，投入李旦麾下，多年海上歷練有成，李旦一死，手下強人各立山頭，都有船隊，每一個都立起旗幟，在海上誰也不服誰。鄭芝龍得了洪枝協助，真實的掌握了李旦最主力的船隊，他衣錦還鄉，在泉州老家築起碉堡一樣的宅基，廣招親族投入海上事業，兄弟手足，<sup>1</sup>三服親，<sup>2</sup>五服戚，連鄰里鄉親都隨他下海成了海商，同鄉幫契，朋友來附，鄭芝龍的船隊已經不止在日本、廣州和大員、方湖之間來往，他遠向呂宋、爪哇、馬尼拉、大南，甚至遠遠到達歐羅巴而去，他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廣進達三江。」

大員南部的一鯤鯨和台江有荷蘭人的熱蘭遮城，和新蓋好的普羅民遮成；滬尾有西班牙人的安東尼堡，鄭芝龍的海員退役，也都跑去方湖和大員居住，他們和築城的漢人有些不同，都是海上退下來的男人，更有冒險犯難的精神和不畏死亡的氣性，比起被紅毛人拐騙來的沿海農民更桀驁不馴。

阿斌就認識一大群這種海上來的漢人，他們和大員平地的原民都能溝通，也能交易，不時也去原民部落居住，甚至娶原民女子為妻，住在妻族之中。他們的妻子都紋面，青筍筍的很有

1 三服親：同一個祖父的兄弟之家。

2 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稱為五服。

力氣，那些平埔族的原民女子都體健能幹，勇敢堅毅。

阿斌越發沉穩了，大員的風土氣候沒有奪去他的性命，毒蛇和蚊蟲沒有對他造成傷害，他廣有人緣，來此的漢人農奴都聽他的。

他能和熱蘭遮城的荷蘭長官說話，也替漢人爭取權益，如耕牛和農具，他教漢人刮痧消暑熱病、放血治毒蛇咬傷，他甚至要求井水都要燒開才能飲用，保存了不少漢人的生命，現在他又爭取來土地開墾權益，可是他畢竟不知利害，答應荷蘭人「耕田輪租」原民的土地被開墾後成了「王田」都是荷蘭皇帝的土地，耕種的漢人還要按時繳交「人頭稅」給荷蘭人。

阿斌很羨慕海上來的漢人，能自由進出大員的原民部落，也有石屋和高腳屋居住，不像他們，住草寮，不避蟲蛇和風雨。

颱風來了，他們的草寮不保，下大雨淹水，他們的草寮會長草菇，大員濕熱的氣候令人神昏氣盪，毫無辦法。

最令他羨慕的是海上來的漢人能有家庭、有妻子，甚至有兒女成群，這些都是漢人農奴所沒有的好運氣，他們現在連小頭都要繳稅了，繳交「附加人頭稅」這一來令阿斌很不滿，也讓所有的漢人都不滿了。

大員沿海甚至山上都住有原民，平地上的原民被漢人稱為平埔族，都是些高大且強壯的原民，平埔的意思就是住在平地的原民，平埔族也有好幾個家族部落，從南到北，沿著大員的平原一路都有，人數還不少，阿斌是經過荷蘭神父的說明，漸漸的明白這些平埔族的名稱，阿

斌用自己家鄉的語音稱呼原民部族，他仔仔細細的用自己能懂的僅有漢字寫下：「打狗番。」這些住在打狗嶼、蟯港附近的原民也不盡相同，阿斌實在很難紀錄清楚，只看過那些紅毛的荷蘭人去那裡也沒吃虧，還帶回會來不少豐盛飽滿的稻米。

荷蘭人居然還能拿到原民的「稻子稅」！阿斌知道，他們用火槍去換來的，不管是交換還是開槍威脅，荷蘭人的勢力越來越大，他們的足跡幾乎踏遍全島，阿斌不憤，但是又很無奈，從大陸來的漢人都怕荷蘭人的火槍，更怕大員島上的溼熱氣候和蚊子毒蛇。

荷蘭神父到原民部落傳教，還用一種橫著寫的蟹行符號代替原民圖騰式的文字，還將原民語言變成拼音文字，與阿斌在家鄉所見的漢字完全不同了。

阿斌有時也隨同荷蘭人去到那些會種植稻穀的原民部落，平埔族人熱情、好客又有禮貌，與住在山麓上的卑南原民的剽悍完全不同，他們並不在臉上刺青，人人都很高大喜樂。

平埔族人富足有禮，又熱情好客，原民聚居的村落稱為「擘社」，早先擘社是漢人來大員的暫居地，日久，居然成了荷蘭人稱呼原民的部落之名。

阿斌看荷蘭人是一「軟土深掘」得寸進尺了，他們將大員三百五十個原民村落劃分為七個區域，藉神之名，還替他們選出每社的長老，每年荷蘭人的神過生日的前後，就在大員城召開長老會議，荷蘭人今非昔比，又改大員城為「普羅民遮城。」

壬午馬年，大員北邊的另一族紅毛人被荷蘭人趕跑了，在歐羅巴地方也承認他們的國王和勢力，荷蘭人接收了大員北端的「安東尼堡」改名為「聖多民我城」也是紅毛城，還到跑到山

頂上去裝置紅毛大砲，一鯤鯨的熱蘭遮城和一水之隔的普羅民遮城合併，成一個有內海的大邑，普羅民遮城外有廣袤的空地，還有護城河阻隔，城牆高聳堅固，一般漢人很難入內，荷蘭人每年在普羅民遮召開平埔族長會議，阿斌才有可能隨同原民長老一起入城。

阿斌並不稀罕到熱蘭遮城，或是普羅民遮城，那兩座紅毛城池是他們的血汗、性命築起來的，每一塊磚都會滴血，他的同鄉阿水甚至命喪於此。

阿斌也早就將熱蘭遮和普羅民遮的全貌都畫成地圖，標誌著只有他才認識的符號，也將台江、一鯤鯨的海水潮汐紀錄清楚，他只是放著，藏著，這兩座由漢人血汗和性命築起的紅毛城，阿斌與他誓不兩立。

但是荷蘭人長官都認識他，來來去去的主官和荷蘭神父都認識他，阿斌能與紅毛人講話，交通漢人與紅毛人的言語，阿斌成了紅毛人在漢人中的領導了，阿斌是大結首中的大結首。

阿斌的生肖屬狗，今年又是甲午年，阿斌來到大員已經過去了三十年，阿斌十六歲來大員築紅毛城，至今他以經四十六歲了，荷蘭人又要要在普羅民遮城召開原民長老會議了。